



向秀丽

仰英著

广州文化出版社

向秀丽

仰英著 罗超群插图

广州文化出版社

內 容 簡 介

本书概括地写出了党的好女儿向秀丽光辉而短促的一生——她的童年、她的家庭、她在生产战线上和阶级斗争中的锻炼和成长，以及最后她为抢救国家财产、保护群众安全而光荣牺牲的英雄事迹。这是一个穷苦工人的女儿、一个普通女工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真实纪录。

向 秀 丽

仰 英 著

罗超群插图

*

广州文化出版社出版

(广州市永汉北路230号)

广州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登记证字第2号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1 1/2 字数25,000

1959年2月第2版 1959年3月第7次印刷

印数490,001—800,000

定价(6)0.15元

紀念向秀麗同志

五物延燒勢甚危，
縱身撲火不猶疑。
忍受燔魚強自持，
精誠所到樹紅旗。
風格在於維大局，
重傷百藥都無效。
忘我儀型永世垂。

一九五九年二月董必武敬題

紀念向秀麗同志

烈物延燒勢甚危，
縱身撲火不猶疑。
謹防爆炸將旁及，
忍受燔魚強自持。
風格在於維大局，
精誠所到樹紅旗。
重傷百藥都無效，
忘我儀型永世垂。

一九五九年二月 董必武敬題

一、“她准是一个共产党员！”

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三日，一个周末的晚上。

在暖如阳春的广州，一部救护车迅捷地穿过熙攘的大街，一路上响着急激的铃声，把一个大面积烧伤的人送进了广州市第三人民医院。

这位新来的病人是个女的。她负伤的部位占全身面积的百分之八十；其中直接伤及肌肉的部位（第三度伤）占百分之四十。伤者被烧灼得特别厉害的是左手，从表皮一直烧灼到骨节。她的受伤部位在充血、发肿，烧得特别严重的左手痉挛着。

伤者在“休克”（注）状态中。

医护人员为了挽救这危在旦夕的生命，迅速动员起来，采取了保证伤者渡过“休克关”的一切紧急措施。

三、四天后，在医护人员的竭力抢救下，伤者终于渡过了“休克关”；可是伤者在进院后的第二天就感染了绿脓杆菌。那些凶恶的病菌在毒害着她的身体。

在脱离了“休克”状态之后，伤者被送到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。

伤者全身百分之八十的皮层都被烈火烧毁了，这些部位的神經暴露在外面，碰一碰就象触电一样，移动一下身体也象万箭穿心。为了要同綠脓杆菌作斗争，必須在伤者体内注射抗生素。伤者得忍受多大的痛苦才能完成一次注射手术呀！

由于伤者的手足都烧焦了，要抽血只好从耳朵上抽；耳朵血少，不容易抽够需要的分量，必須用力挤压。由于創伤的面积太大了，找不到适当的部位进行輸血，只好从伤者頸部的血管上进行。伤者得忍受多大的痛苦才能完成一次抽血、或輸血的手术呀！

“这是一个多么坚强的人！”在医护人员心里，誰也在暗暗欽佩着这位从不呻吟叫苦的病人。

是啊，这是一个多么坚强的人！在整个医疗期間，無論是注射、抽血、輸血，或者是切除坏死組織、植皮、敷伤換药……，她从来也沒有唉声叹气。从来也不愿意別人知道她自己的痛楚，不愿意别人为她而担心和难过。

“你觉得痛么？”

“不痛，我不痛。”她总是这样回答。

“你觉得好些么？”

“好些了，我好些啦……。”也总是这样回答。

有些医护人员这样想：过去許多烧伤灼伤的病人都受不住这样的痛楚，整天呻吟叫喊，痛哭流涕；有个別烧伤的病人因为受不住痛楚，甚至要求吃大量安眠药，好让自己早点死掉。可是，这位年紀輕輕的病人，怎么連哼也不哼一声？

伤者的神經並沒有麻木，她和旁人一样的有着知觉；虽然她为身体的創痛残酷地折磨着，但是她用令人惊服的坚强意志忍受了。当她感到自己痛楚得将要熬不下去时，就要求



“金属钠有没有爆炸？厂里受到多大损失？……”

医护人员把收音机的声音放大些，好让别人听不到她的那怕是轻微不过的呻吟。

“她是誰？”人們禁不住窃窃私語，用无限敬佩的心情在談論着这个坚强的人。

“她准是一个共产党员！”

是的，人們說对了，是共产党员！她就是我們党的好女儿向秀丽。

当向秀丽的神智略为清醒的时候，她就向病床前的护士問道：

“同志，我們厂的党支部书记在这儿么？”

一直在医院里忧虑地守候着的支部书记，輕輕走到她跟前，用压抑不住的激动的声調回答：

“阿丽，我在这儿。你觉得怎样了？”

“金屬鈉有沒有爆炸？厂里受到多大損失？……‘甲基’有沒有繼續生产？……罗秀明伤得重不重？……”她喘息着，鼓足了气力，满怀关切地詢問着。

在自己的生命艰难地延續着的严重时刻，向秀丽一心惦记着的，也只是工厂，也只是別人。正是这种博大的胸怀，这种共产党员的氣質和风格，才使她那短促然而不朽的生命，閃耀着我們这个时代的光輝。

二、与烈火搏斗

这是我們史詩时代的一个普通劳动者，用自己的生命写

下来的无限感人的一頁——

在我們上面說过的那个周末，无数辛勤的人們，还在用自己的劳动去爭取超額完成年度的生产任务，迎接即将到来的新年。

广州下九路的何济公制药厂四楼化工車間，灯火通明。制藥女工向秀丽和另外的两个女工罗秀明、蔡秋梅正在紧张地劳动着。大跃进以来，她們几个人共同协作包下一个工序，彻夜苦战，已經是习以为常的了。

她們在制造着一种名叫“甲基硫氧嘧啶”的药品，車間里一排十多个煤炉烈火熊熊，使她們的劳动更加显得光彩夺目。

罗秀明从楼下把一瓶重二十五公斤的强力无水酒精，提到了車間。这是制藥必需的配料。罗秀明年紀輕、个子小，把酒精提到四楼，已經感到有点吃力；当她扶着那个又大又重的酒精瓶傾注酒精时，搖搖晃晃的，显然有点支持不住了。

“来，我来帮你忙！”向秀丽攔下自己的工作，跑过去扶住酒精瓶，帮罗秀明把酒精注进容器。她常常象个大姊姊似的爱护着自己的伙伴，罗秀明她們要是有什么干不了的事情，她总会毫不迟疑的走过去帮忙，就象是对待自己的小妹妹一样。

那是一瓶新买回来的酒精。装酒精的大瓶子跟她們过去习惯使用的瓶子有点不同。当她們在轉換量杯的时候，因为操作不方便，碰破了瓶底，瓶里的酒精便傾瀉下来，在地面四下流溢。不幸的事情就在这一刹那间发生了。

由于酒精浓度大，車間又比較小，她們在傾注酒精的操



她用自己的双手和肉体，挡住那股蔓延向金属钠
那边的烈火。

作台，距离那十多个煤炉也不远：飞溅蒸发的酒精，很快就接触到煤炉的热气，马上燃烧起来。

火势猖狂地四处蔓延，一团团火焰好象无数毒蛇伸出它们的舌头。向秀丽的布鞋和裤脚被烧着了；罗秀明的围裙、口罩、头发也着了火。情况是危险极了。

她们三个都没有救火的经验，一时又找不到灭火的工具，心里不免有点着慌。罗秀明立刻离开了操作台，迅速扯下了着火的围裙和口罩，用手扑熄了头上的火，跟着就倒在地上打滚，压熄了燃在自己身上的火焰。

这时，车间里的火是越来越大了。向秀丽想起车间的一角正放置着五、六瓶金属钠，那是易燃的烈性爆炸物，而且都是浸在石油里的；万一着火爆炸，不但整个工厂会毁灭掉，而且由于厂房处在繁盛的市区，灾害的波及面必然更大。

“不能让金属钠爆炸！”向秀丽心里闪起了这样的念头，一个如金似石的念头，一个坚定不移的念头。她忘掉了自己的安危，一心只想着怎样把猛烈地燃烧着的火焰扑灭，拚着性命也要保住那几瓶金属钠。

突然，她想起车间左边一角放着几个防火沙箱，便连忙奔过去，想把沙箱拿过来扑灭火焰。就在这时候，她听见蔡秋梅高声喊叫道：“阿丽，你身上着火啦！”

向秀丽顿时停下了脚步。她猛然想到，如果要去取沙箱，一定要经过放置金属钠的地方，那条通道很狭，身上带着火走过去，就很容易引起金属钠的燃烧爆炸。

“不能走过去！不能走过去！”她这样想着，就放弃了取沙箱的念头。

火焰在車間里繼續蔓延，在向秀丽的身上繼續燃燒。火从她的腿部、腹部，一直燒上她的胸部。蔡秋梅看見這情景，趕忙奔過去，要撲滅她身上的烈火。

在這非常危急的時刻，向秀丽看見一股帶火的酒精，正順着微微傾斜的地形，流向放置金屬鈉的地方。

“必須把火遏住！”向秀丽這時已經完全忘掉自己了。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的責任感和意志力在支持着她；在她心里閃射着光芒的董存瑞、劉胡蘭、卓姪等許多巨大的形象在激勵着她；她懂得應該怎樣在這面臨考驗的一剎那間，對黨給自己長期以來的教育作出答復。

“你們別理我，趕快叫人來搶救！”她高聲向正在走過來給自己撲火的蔡秋梅喊道。

那喊聲是那樣的堅決而又嚴厲，蔡秋梅頓時被怔住了。

“不要理我，快去叫人！快！快！……”向秀丽看見蔡秋梅還在猶豫，便象下達作戰命令似的、斬釘截鐵般的遣她離開。

蔡秋梅只好走下樓梯，喊人來搶救。當她走下樓梯的時候，回頭看見向秀丽不顧自己遍身着火，俯下身來，毫不遲疑地用自己的雙手和肉體，擋住那股蔓向金屬鈉那邊的烈火。

向秀丽用自己無比堅強的意志和肉體，爭奪着每一秒鐘都足以引起爆炸的時間。她戰勝了，火流被遏止在她的身軀和臂圍之間；但是，她倒下了，她昏迷了，熊熊烈火在她的身體上，在她的周圍凶狠地燃燒。

“別理我吧！別理我，快走，快去搶救金屬鈉！”當黨支部書記、車間主任和工友們趕來搶救，同時為她撲熄身上的火焰時，從昏迷中醒來的向秀丽用懇求般的、而又十分堅

決的聲音這樣說。

這便是事情的全部經過。

事情的經過是短暫的，但却是惊心动魄的。向秀麗舍身遇火，只是她在極端危急的一瞬間作出的決定，但是這個在一瞬間的決定決不是偶然的。向秀麗的英雄行為，她高貴的品質和風格，正是黨對她長期教育的結果。

讓我們看看，黨的女兒、為了人民的生命財產而不惜犧牲自己的英雄向秀麗，是怎樣成長起來的吧。

三、“總會有那麼一天的。”

一九三三年五月，向秀麗誕生在廣州市的一戶貧苦人家。

向秀麗的童年時代，是在祖國烽煙遍野的日子裡度過的。當日本侵略者的鐵蹄，踐踏着早已凋敝不堪的珠江沿岸的時候，九歲的向秀麗便隨着家人，跋涉長途，逃難到肇慶大灣，寄住在舅舅家裡。一家七、八口人，就靠她在樂昌做店員的父親偶然寄回來的一點錢過活。加上當時郵匯困難，她父親從樂昌要把那麼一點點錢寄回家裡，也很不容易。這一家人的生活是苦極了，經常吃不到一頓飽飯。有一個時候，甚至要淘馬糞裡未有被完全消化掉的黃豆渣來充飢。

做母親的眼見日子實在熬不下去了，便把女兒叫到跟前，噙着眼淚說：

“阿麗，你願意聽媽的話麼？”

“我听你的話，媽媽！”

“好孩子，你得同媽分开了。你兄弟姊妹多，爸爸又沒錢寄回来养活一家。听媽的話到別人家去，也許还会有餐飽飯吃。阿丽，我告訴你，有人要收你做养女呢……。”母亲說着說着，就忍不住攥住自己的亲女儿哭起来了。

不久，这个九岁大的女孩，便被送到一个姓容的地主家做“养女”去了。当然，“养女”只不过是說来好听的名义罢了；誰也晓得，“养女”的身份同婢女是不可能有什么区别的。从此，这个可憐的女孩就不論是烈日当空，还是天寒地冻，都得替主人在田里做牛做馬；住的是低湿霉臭的角落，吃的是残羹剩飯。除了要常常忍受“养父”、“养母”的叱喝打罵之外，还得受主人的一个凶残成性的儿子的欺負；那家伙是个伪区长的狗腿子，习惯把折磨別人当作乐事；当他性子一发作，向秀丽就得遭受他的一頓毒打。

日子过得象黃連一样苦，向秀丽在地主家里，好不容易才捱过了两年。有一次她下田干活，碰伤了足趾，由于缺乏料理，灌了生水化脓潰烂起来，但是主人还要她起早摸黑的下田干活、割草放牛，伤口也就越烂越厉害。等到她連走路也走不动时，主人眼看她再不能做工了，便象扔掉一只小猫似的把她推出了門。

这个十一岁的小女孩，带着一颗因为过多的創伤而变得早熟的心，蹣跚着回到了自己的家。一回到家里，她便扑倒在母亲的怀里伤心的哭了。

这孩子是哭着走出去，又哭着走回来的。

在地主家里愁慘的两年，她尝透了辛酸苦楚。人間过早把不幸烙印她稚嫩的心灵；使得她知道那个世界是多么的不

公道。她看见有钱人光吃不做，却又丰衣足食；穷人连骨头也磨拆了，还是又冻又饿。她听见富贵人家在饱宴之余荒淫的笑声，而低檐矮舍间的人们又怎样在痛苦呻吟……。这一切，使她从童年时代起，就形成了爱憎分明的性格，和时刻关怀别人的丰厚同情心。

回到家里，母亲见她年幼体弱，对她特别怜惜。那时他们穷得连一顿干饭也吃不上，餐餐吃粥。母亲为了要让她吃得饱一些，常常从瓦锅里多捞一些粥渣在她的碗里。可是她每一等母亲转过身去，便把自己的那一碗换给弟妹们吃，自己瞞着母亲，吃一两碗照得见影子的稀粥水就算了。有时母亲当着她的面，盯着她吃粥；她看见自己的那一碗稠粥换不出去，只好胡乱呷上几口，然后又装得吃不下去似的说：

“媽，我肚子痛。”她皺起眉，按着小腹，把自己的那碗稠粥推开。

“肚子痛？搓搓它就好了。”做媽媽的走过去，替她輕輕的按摩着腹部。

“不要搓啦，媽，我躺一会就会好。”这孩子說。“我不想吃东西了，让我躺一会吧！”

“不想吃那就不要吃吧！”

听见母亲这么一說，她就連忙把自己那碗稠粥倒进媽媽的碗里去了。

她总是希望别人比自己过得幸福一点。

当然，小孩子毕竟是小孩子，她总也有爱吃的时候。当她看见有钱人家大碗米飯大块魚肉吃得津津有味，便忍不住回来問母亲：

“媽，我們什么时候才有頓飽飯吃呀？”



她每每一等母亲轉过身去，便把自己的那一碗
摸給弟妹們吃。

做媽媽的该怎么回答才好呢？她迟疑了好一会，叹了口气才說：

“阿丽，你忍耐着熬下去吧，总会有那么一天的。”

年少的向秀丽也曾經不止一次的想过要讀書。当她看見別的孩子們背着书包，蹦蹦跳跳的上学校，她又回来問母亲：

“媽，我們什么时候才能上学校呀？我們能上学校么？”

“熬下去吧，阿丽，总会有那么一天的。”做媽媽的好象已經习惯于这样回答了。

經過母亲苦心調理，天天背她去訪医寻药，她足部的伤口总算愈合了；但是足趾的部位却永久留下了残伤，成为她那悲慘的“养女”生涯的印記。

伤口愈合后，向秀丽可以走动了。母亲希望女儿好歹也能吃到两頓粗米飯，还是要她回到“养父”家里。可是孩子幼小的心灵已經渗透了对地主阶级的憎恨，这回她不再那么听话了。她跪倒在母亲的跟前恳求：

“媽呀媽！別再送我去，別再送我去！你可憐可憐我吧，我宁可在家里餓死，在河里淹死，也不再到那儿去……。”

母亲的心可軟下来了，他怎能忍心把女儿再送进地獄里去呢！

“好吧，阿丽，說不去就不去。就留在媽身边吧！”

向秀丽就这样留在了家里了。这时候她才十一岁。为了帮补家用，她給別人挑米、看屋、洗衣服、做小襖姆，給縫衣店釘鈕扣，給火柴厂装火柴枝……。凡是可以掙一丁点儿